

肖仁福◎著

# 仕途

壹

全国优秀畅销书上榜图书

一部蕴涵丰富政治智慧的仕途小说

CTS

湖南文艺出版社  
HUNAN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# 仕途（一）

肖仁福◎著

CS  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湖南文艺出版社  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仕途：全2册 / 肖仁福著. —长沙：湖南文艺出版社，2011.8

ISBN 978-7-5404-5078-6

I. ①仕… II. ①肖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60185号



PUBLISHING & MEDIA

中南出版传媒

## 仕途 (全2册)

肖仁福 著

出版人：刘清华

责任编辑：龚湘海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：410014)

网址：[www.hnwy.net](http://www.hnwy.net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经销

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2011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mm 1/16

总印张：57.5 字数：1220,000

印数：1-10000

书号：ISBN 978-7-5404-5078-6

定价：78.00元 (全2册)

本社邮购电话：0731-8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## 第一章



乔不群望着窗外，没来由地笑起来。笑得呼吸失调，鼻孔里进的气少，出的气多，都起鼻涕泡了。

楼下大坪里，有两条人影走过，那是市长耿日新和外事处长辛芳菲。乔不群的笑也许与这两人不无关系。

本来这天乔不群办公室的窗户一直是关着的。秦淮河刚刚离去，留下满缸烟灰和一屋子烟雾。乔不群倒掉烟灰，抑制不住咳了两下，忙过去推开窗玻璃，以换些新鲜空气进来，这才见到窗外这道抢眼的风景。

秦淮河要去省城应聘省报记者，走前特意来告诉乔不群一声。乔不群非常支持他，说：“凭淮河你的才华，去做记者，比在政府大院里混，绝对要有出息得多。”秦淮河往空中吐一串烟圈，说：“也不是出息不出息的事，做记者也出息不到哪里去。主要是研究室要撤销了，我不想守株待兔，傻等领导安排地方。”乔不群点头道：“你的想法没错，坐等领导安排，不一定有好地方给你。”

研究室的全称是桃林市政府研究室。二十多年前，政府研究室只是政府办里面的一个部门。后来经济工作成为政府中心工作，政府研究室更名曰经济研究室，升格为低政府办半级的副局级单位，归口政府办主管。再后来经济研究室改回政府研究室的名称，行政级别则再次升格，成为与政府办级别相当的正局级机构，只是仍属政府办主管。

研究室架子大，其实职能说大也大，说小也小。说大那是政府领导的智囊，政府要做什么重大决策，出台什么重要举措，得由研究室提供相关资料和可行性调研报告。说小究竟一无财权，二无事权，三无决策权，叫做不管人，不管事，只管三千常用字。领导招之即来，领导不招，你只能闲着。也许是如今信息渠道越

来越多，或是领导日见高明，决策能力变强，有没有研究室这个所谓的智囊，对地方政府工作已无足轻重，研究室也就终于完成其历史使命，再无存在的必要，该撤销了。

单位要撤销，干部何去何从，自然是敏感问题。不过挂名研究室主任的政府秘书长兼政府办主任袁明清，已在全室干部会上明确表过态，研究室的干部都是才子，政府正处于用人之际，是不会让各位失业回家的，研究室正式撤销之前，大家不必有什么想法，该干啥还干啥，坚决站好最后一班岗。

领导的话说得响亮，可大家听去，总觉得有些曲终人散的味道，心里不是怎么好受。共事多年，彼此之间总会有些摩擦，甚至起高腔，红脖子，也在所难免。可眼见得就要树倒猢狲散了，过去的种种小矛盾、小恩怨，忽然成为温馨的回忆，显得格外珍贵起来。

不过没有谁有工夫老沉浸在这种小资情调里，大家早就坐不住了，开始四面出击。该走的夜路得赶紧走，该托的关系得赶紧托，该找的领导得赶紧找，该出的血得赶紧出。能留在政府大楼里更好，关系熟悉，领导比较了解，又是大机关，好做人，易办事。万一政府大楼里没有适合自己的位置，也得找个实惠点的地方，仕途上进步无望，经济待遇可不能太差。做公家人就这样，要么有位，有职位，大权在握，手眼通天；要么有味，有咸味，革命小酒天天醉，生老病死不付费。总得求一头，否则这公家人也就白做了。

乔不群好像还有些定力，一直按兵不动。他是政府大院里的一号笔头子，自然不愁没有好去处。都说机关里三种人吃得开，一是嘴皮子厉害，能说；一是脚杆子厉害，能跑；一是笔头子厉害，能写。三者占一，是人力，只要不偷懒，一辈子饭碗不愁。三者占二，是人才，谁也难不住，想什么有什么。三者占全，已是人杰人精人妖，呼风来风，唤雨来雨，轻轻打个喷嚏，别人听去便是惊雷。乔不群不是人杰人精人妖，说是人力甚至人才，还是说得过去的，他不去找人，也会有人来找他，用不着惊慌失措，到处瞎碰。

除乔不群和秦淮河，还有一个蔡润身，三人是同时分进研究室的，皆为硕士毕业生，后又一起提的领导职务，现在一个是综合处长，一个是调研处长，一个是秘书处长。处长不是高位，却是往高位爬的重要台阶，市长省长都是从这个台阶上一步步上去的。岂料屁股下面的处长位置还没坐热，研究室就要撤销了，也不知以后还有没有合适的处长位置让自己去坐。三人里面，除乔不群表面不动声色，没事人样，蔡润身看上去也沉得住气，一如既往地忙他的工作，仿佛秘书处真有那么重要工作忙不过来似的。只有秦淮河稳不住，听说研究室要撤销，便开始四处联络，准备改弦易辙，另谋出路。恰逢省报招聘编辑记者，他觉得机会难得，准备带上相关资料，去试一试。

秦淮河的底细乔不群还是清楚的。他知识全面，爱好广泛，文字功夫也不错。更为难得的是敢说敢做敢当，富有良知和正义感。不过这些品格难得是难得，放在机关里，却属于官场性格缺陷症。这样的人在研究室这种不痒不痛的地方混日子，还

勉强混得下去，到了实职部门，或与领导更近的地方，想再有大作为，恐怕就很难说了。秦淮河知道自己的缺陷，去应聘记者，也算明智。新闻单位到底不同，虽然也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种种利害冲突，究竟机制已经逐渐放开，讲求工作效率，相对来说，有真才实学的人容易立足。

不过人才问题归口组织部门管理，用不着乔不群瞎操心，便开秦淮河玩笑道：“你就要到省城高就去了，总得送个什么给你做做纪念吧？可送什么好呢？送你花瓶怕你碎，送你美酒怕你醉，送你好诗怕你背，送你枕头怕你睡，送你权力怕你累，送你猛女怕你废，还是送你一杯白开水，叫你越喝越有味。”倒杯水递到秦淮河手上。

秦淮河喝口水，笑道：“不群就你开心得起。看来你今后的去向，已成竹在胸。我可没有你说的这么乐观，还不知人家肯不肯收留我呢。就是收留了，我胜不胜任得了，吃不吃得开，也还是个未知数。”

乔不群知道秦淮河这是话留三分，他心里肯定已经有底。究竟不是毛头小子了，不会一时心血来潮，轻举妄动。

话题又回到乔不群身上，秦淮河说：“不群你呢？也说说你的事。”乔不群说：“暂时还没眉目，先看看再说吧。在研究室待了这么多年，长白发不长业绩，增腰围不增贡献，可也多少给领导做了些事情，饭碗总会给一个吧。”

秦淮河替乔不群分析起来：“听说研究室撤销后，政府办会像过去一样，设立一个诸如研究室或综合处之类的机构，你和蔡润身都有可能被安排到那里去。当然最好是去某个职能处室，跟随一位市长。只是那几个职能处室里的处长都是领导红人，配备时间也不是太长，估计难得有什么大的变动。”

秦淮河说的是实情，乔不群心中不可能没数。政府办里若设研究室或综合处，行政级别必然降为处级，可职能估计跟现在的研究室不会有太大区别。照理乔不群的笔头比蔡润身硬，只要领导从工作出发，肯定会考虑他乔不群的。至于那几个职能处室，处长相当于市长们的私人秘书，不是谁想取代就取代得了的。这是桃林市政府多年的沿袭，除市长明确专职秘书外，几位副市长名义上并没配秘书。没配秘书，并不等于没有秘书，每位副市长分管工作的对口处处长就是秘书。比如分管财税金融商贸的常务副市长，财贸处长是秘书；分管工交城建水电的副市长，工交处长是秘书；分管教育文化体育的副市长，教文处长是秘书；分管农林畜牧乡企的副市长，农林处长是秘书。乔不群跟哪位市长都仅有些工作上的交往，自然不敢有非分之想，到这些处室去做处长。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考虑，他至今没有任何动作。就是动作，恐怕也不见得有什么效果。

乔不群当然只在心里这么想想，嘴上没说什么。却瞒不过秦淮河的眼睛，他说：“莫非你就这么肯定，未来的研究室主任或综合处长一定归你乔不群不成？”乔不群笑道：“不归我也没事，去机要室守电话值夜班，总不会有人跟我争吧？”

秦淮河摇着头，说：“不群你比我年长，是老兄，本来我应多听你教育，今天我

也有几句心里话想跟你说说，不知你乐不乐意听。”乔不群笑道：“闻道有先后，年长不见得德高，老弟教育教育老兄，也是完全应该的嘛。”

“我岂敢教育老兄？”秦淮河沉吟片刻，略有所思道，“你这人嘛，别人也许不太知你深浅，我秦某人还是比较了解的。表面看去，你温厚随和，其实骨子里比谁都清高。按说清高不是什么过错，清高总得有底气，有资本，不是谁想清高就清高得了的。只是人在官场，这种清高有些不合时宜，弄不好也就仅仅剩个清字，想高怕是床底下放风筝，高不到哪里去。唯一的办法是努力改造自己，只有自我改造好了，才有可能混出样子来。”

秦淮河道出的，正是乔不群身上一处致命的软肋。政府大院里肯定还有知道乔不群这处软肋的，却只有秦淮河才会明确说出来。乔不群也并非闻过则喜，他的境界还没到这个份上，他要感激的是秦淮河能视你为知己。可乔不群却故意说道：“我怎么没发现自己清高呢？”秦淮河说：“这叫自屎不臭，自尿不臊。”乔不群笑起来，说：“这个比喻还真贴切。那么你再给我支支招，怎么个自我改造法，才改造得过来？”

秦淮河想想，几分认真道：“怎么个自我改造法，我也说不清楚。不过有句话说得不无道理，做事靠智商，做人靠情商，做官靠政商。能不能做官，官做不做得好，做不做得上去，关键就在于政商。”乔不群说：“这政商一说，倒也新鲜，颇值得玩味。”秦淮河说：“无数铁的事实雄辩地证明，要想在机关里混，光有智商和情商，能干事，会做人，是远远不够的，还得有高政商，能上下其手，左右逢源，该玩的玩得转，该耍的耍得来。”

说得乔不群点头频频，说：“机关里还真有这么一些人，没见他如何能干，做过几件像样的事，也没见他如何精明，人际关系处理得多么和谐，甚至出身也平常，不见有太多背景，可就是吃得开，该提拔有提拔，该重用有重用，到了该到的官位上，还能把官做得像模像样，得心应手。过去我一直想不通，这些人到底有何过人之处，如此官运亨通，顺风顺水。今天被你一点，我总算想通了，原来这些人没别的，就是政商高。”

秦淮河笑道：“你能想通就好。你可不能学我，我政商欠缺，才不得不离开机关，另谋生路。你不同，天分高，悟性好，通过自我改造，完全可将政商提高到应有水平。”说着，放下水杯，将指尖烟蒂扔进烟灰缸，转过身，出门而去。

秦淮河的足音由大至小，渐渐消失在楼道里。乔不群却还支棱着耳朵，想将那足音追捕回来。秦淮河说得没错，要想在机关里有所作为，没有高政商是万万不可能的。也许你真的不缺天分和悟性，通过自我改造，有望长些政商。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一个人最难改变的，就是骨子里的东西，这政商莫非是你想长就长得了，想高就高得上去的？乔不群没法回答自己，心头茫然。

就这样，乔不群回想着秦淮河的话，也不知在窗前站了多久。直到远处透迤的桃花河拂过一阵煦风，乔不群深吸一口，发涨的脑袋似乎一下子清爽了许多。抚抚额

际散发，正要抽身离开窗台，只见市长耿日新和外事处长辛芳菲从楼下坪里走过，乔不群身子又定住了。也不知哪根神经作祟，忽觉耿日新三个字挺有意思的，心里一乐，忍不住就笑起来。

耿日新耿市长有个大号，叫英雄市长。说是英雄不问出处，可不问出处，并不等于没有出处。耿日新的英雄市长也是有出处的，据说就出自他老人家的一句玩笑话：男人好色，英雄本色。也有人说是吃喝玩乐，英雄本色。其实两句意思差不太多。只是广大人民群众坚决不答应，认为耿日新身为堂堂市长，不会开这种有失水准的玩笑，他的话应该是：开放改革，英雄本色。或者是：齐家治国，英雄本色。可谓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至于到底是哪句话，估计耿日新是在不太正规的场合随便说出来的，没有会议纪要，也无录像录音，还不怎么好核实。就是问耿日新本人，时过境迁，他也不可能记得那么清楚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有一点是公认的，耿日新说过类似的话。皆因话里有英雄二字，话一出去，便广为传诵，大家一致认定耿日新为大英雄。如果像选市长一样，拿着这个英雄市长美誉放人大去投票，没准耿日新会全票当选。

有道是绿配红，凤配龙，美女配英雄。有大英雄的地方自然会出大美女。范蠡与西施、项羽与虞姬、李隆基与杨玉环、吴三桂与陈圆圆，就是大英雄与大美女的绝配。耿日新身边的大美女不是别人，正是外事处长辛芳菲。如今接待也是生产力，政府要提高生产力，市长得身体力行，努力接待好上级和外地客人。外事处负责具体接待事务，跟市长接触的时候也就不少，英雄市长身边总少不了美女处长。英雄市长和美女处长就这样成为政府大楼前一道美丽的风景，吸引着大楼里那开开合合的窗户后面无数贼亮贼亮的目光。

美女处长是个大众化的叫法，大家都公开这么叫辛芳菲。此外乔不群几个笔杆子还在背后给她取了个别号：九华山。字面上看去，这个别号没什么，其实比美女处长的叫法更加意味深长。这个意味深长的九华山别号也跟耿日新有关。耿日新做市长前，是市委那边的党群副书记。党群副书记任上，耿日新敢说敢干，提出大胆设想，力争将桃林市升格为副省级城市。升格领导小组都已成立，下设升格办，直接归口市委领导。原来桃林是中西部为数不多的地级大市，城区人口百多万，全市包括下面县区人口更是过了千万大关。仅凭这一点，桃林市就有升为副省级的资格。城市升格，水涨船高，地方好处肯定不少，各位的官位自然也会跟着上升，大家积极性非常高。经过周密筹划，耿日新安排升格办的人准备好材料，然后带人频频往省城和北京跑，请领导和专家们到桃林来考察调研，进行可行性论证。与此同时，还通过常委会议，集体研究决定，将桃林市党政机关里面的科室统统更名为处室，为升格成功提前做好组织准备。一夜间正副科长成为正副处长，市直机关里的中层干部一个个欢天喜地，比在床上捡个金娃娃还令人激动。尽管这所谓的处室还是科级架子，正副处长依然还是正副科长级别，但处字比科字就是让人长精神，众人脸上的笑容格外灿烂，谁的嘴巴都没法合上去，一律露出三分之二齿。工作任务压头的单位白天腾不出时间，放在夜里召开中层干部



会议，偶尔碰上停电，会议室里一片漆黑，每个座位上却闪烁着月牙形的白光，那便是处长副处长们外露的牙齿。

不想折腾了两年，希望落空，升格失败，桃林市还是原来的地级市。既然没能成为副省级城市，机关里面的处室也就应该改回原来的科室称谓，处长副处长也该像原来那样叫科长副科长，不好仍然顶着个处字。副省级城市没解决前，名义上的处室和处长副处长们不可能提升为真正的处级性质。可科级处室到底比科级科室强，科级处长副处长比科级科长副科长入耳动听，谁都不愿重新拾回已扔掉两年的科字。为此常委专门开会讨论了几次，意见一时没法统一。多数常委觉得机关里的处室和处长副处长叫习惯了，再叫科室和科长副科长，也难得改口。又考虑副省级城市没解决，对机关干部已是个不大不小的打击，若能继续留着大家头上的处字，也多少是个安慰，有利于调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。何况这次没升格成，时机成熟后还可从头再来嘛，这下把处室改成科室，把处长副处长们改为科长副科长，以后要改回来多麻烦。至于处室和处长副处长的科级性质问题也无所谓，世上可以有处级性质的处室和处长副处长，也应该允许科级性质的处室和处长副处长存在。常委意见终于得到统一，机关里的处长副处长们这才大大松了一口气。不管真正的级别如何，处长副处长就是比科长副科长有品位，够刺激。

别看副省级城市没解决，耿日新本人却在申请升格过程中，密切了跟上面的联系，因此副书记还没满届，便提前做了市长。到底是管过党群的领导，耿日新有一个明显不同于其他领导的特点，就是善于发现人才。来政府不到半年，便发现政府机关包括乔不群所处的研究室在内，没有不是人才的，每人都给提了半级。乔不群几位笔杆子的处长就是这么来的。而上届政府市长和常务副市长彼此不和，天天你斗我、我斗你，斗都斗不过来，也就顾不上其他干部的升迁问题，机关里起码有五六年没怎么提拔干部了，搞得大家怨声载道，背后发牢骚说，干部不进步，不如卖豆腐。耿日新一来，大家都有进步，也就不用来卖豆腐了，一个个欢天喜地的，视耿日新为伯乐。究竟千里马常有，伯乐不常有，没有伯乐，千里马能耐再大，也不可能有出头之日。

辛芳菲也是耿伯乐亲自提拔，突击做上外事处长的。辛芳菲长得格外迷人，说她是政府大院里的一号美人，一点也不夸张。美人美在哪里？自然美在动人的眉眼，性感的胸脯，修长的双腿。可政府究竟不是选美大赛委员会，谁也不好意思拿了尺片，去量女人的三围和身段。有人便绕着弯子，给辛芳菲取了个别号，叫做九华山。前面说过，这个别号最初就是从研究室里叫出来的。研究室是政府领导的参谋部，里面都是些笔杆子，比如乔不群蔡润身和秦淮河几位，就是桃林市名符其实的大秀才。秀才们能说会道，聚在一处，难免爱拿身边的人和事寻开心。像辛芳菲这种漂亮女人，想不拿来挂在嘴上，是件多么难受的事。又喝过些墨水，到底不比一般粗人，喜欢捂着肛门放屁，冒充斯文，寻开心也要寻出些文化来。于是搬出刘禹锡的诗，以为我所用。刘诗曰：“九华山，九华山，自是造化一尤物。”辛芳菲九华山的别号便由此而来。

看来在秀才们的眼里，辛芳菲已不是一般美女处长，而是上帝特遣人间的尤物。这样的尤物难免揪人心肺，秀才们忍不住背后开玩笑说，不登九华山，枉来人世间。可秀才们都是语言的巨人，行动的侏儒，也仅嘴上过过瘾，并不敢贸然登山。事实是这世上有些山，不是随便什么人想登就登得上的。《诗经》里就有高山仰止的话，那明明是警告世人，高山于前，你抬头仰望仰望，倒也无伤大雅，可也只能到此为止，绝不可自不量力，轻举妄动，否则够你受的。秀才们还算知趣，既然美人美到高山一样不可高攀，也只好望而却步，不敢做非分之想。最多夜里失眠时，悄悄意淫一番。

耿日新当然不是研究室里的酸秀才，据说他主政市政府没多久，不声不响就登上了九华山。据说不见得有说据，并没谁拿得出耿日新与辛芳菲的把柄，只不过耿日新走到哪里，都喜欢公然将辛芳菲带在身边而已。大家能肯定的，无非是做人做到一定份上，特别是大权在握或腰缠万贯，便不太习惯意淫，而是爱怎么就怎么，想要谁就是谁。从没谁听说皇帝老儿有过什么意淫，他们可都是地地道道的实干家，后宫佳丽三千还嫌不够，还要跑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打野食。宋徽宗就让人挖了地道，直通妓馆，去跟名妓李师师幽会。只是害苦先到的嫖友，诸如音协主席亦即艳词高手周邦彦之流，一时躲避不及，只好往粉床下面钻。无奈粉床遮不住徽宗法眼，他老人家醋劲大发，要免去周邦彦的副部长待遇，甚至连干籍也不给保留，非遣他出音协大院不可，让他上街摆出租摩托，自谋生路。还是李师师又是说好话，又是弹唱周邦彦新填艳词，好不容易才逗乐徽宗，让他收回成命。

耿日新不是皇帝，没人给他挖地道，直通名妓幽居。却也是千万人口大市的市长，并非一般角色，不那么好惹。认定耿日新登了山，政府大院里便不再有人敢随便叫辛芳菲九华山了，只敢叫她美女处长，怕弄不好得罪领导，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。也是如今美女满天飞，什么美女歌手、美女演员、美女模特、美女教授、美女博士、美女作家、美女记者、美女老板、美女领导，只要是个女的，又不缺鼻子少眼睛，都可冠之以美女二字，叫辛芳菲美女处长并不刺耳。

乔不群就这样站在窗前，望着耿日新和辛芳菲从楼下从容走过，忽然忍俊不禁，笑将起来。笑得有些走样，还有些邪乎，不知他是笑世上美女多如苍蝇，还是笑辛芳菲九华山的别号，抑或笑自己酸秀才一个，没有耿日新的实干精神，只有背后意淫的份儿。

## 第二章



乔不群笑声没落，蔡润身推门而入。

见乔不群站在窗边，一脸歪笑，蔡润身还以为他看到了什么新鲜事。于是心生好奇，也踱过来，伸着个脑袋去瞧窗外。其时耿日新和辛芳菲已绕过花团锦簇的花坛，走向停在墙边树荫下的皇冠车。

蔡润身也明白，政府大院里，耿日新和辛芳菲是两个最显眼的人物，格外引人注目。人要显眼，总得具备一定的条件。至少得与某些有分量的东西沾点边，比如钱呀权呀色呀什么的。有道是学生知识就是力量，男人钱权就是力量，女人美貌就是力量。没有力量就没有一切，弄不好，便不是显眼，而是现眼了。当然人在官场，以廉政为本分，钱有时不免有些犯忌。财不露阜，政府里的人就是再有钱，也不宜随意拿出来张扬。只有权和色两个字用不着藏着掖着。其实想藏想掖，也藏不着掖不着，那是和尚头上的虱子，明摆在那里的。人民代表选你当市长，组织上任命你做局长处长，自然便将一定的权力赋予给了你，这个权字既光明磊落，又神圣庄严，手中有权，脸上光鲜，没什么见不得人的。至于好脸蛋好身材，更是父母遗传，天生丽质，不是偷的骗的，也不是拿了刀子在街上抢的夺的，就是上政务公开栏，也无可厚非。也就是说，作为英雄市长和美女处长，耿日新和辛芳菲聚光显眼，再自然不过，没人会有意见。

这么思忖着，蔡润身就想问问乔不群，刚才到底笑什么。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隔墙有耳，单位不是什么话都可说的地方，还是不要乱说，缄嘴为佳。只好转而说道：“不群，袁秘有请，要你到他那里去一下。”

袁秘就是市政府秘书长袁明清。机关里的人称呼领导，喜欢

用两个字，省事顺口。比如称武厅长为武厅，范局长为范局，郝处长为郝处，朴科长为朴科，甘股长为甘股，纪院长为纪院，殷部长为殷部，夏台长为夏台，邢场长为邢场，诸如此类。

这是研究室就要撤销解散的关键时刻，领导召唤，容易让人产生幻想。乔不群心里悠了一下，瞅定蔡润身，说：“袁秘叫我干啥？”

“这我可就不得而知了。”蔡润身故作神秘道，“你在研究室待的时间不比我短，还不知道领导说话都是看对象，讲场合的？只能跟你说的话，自然不会透露旁人半句。何况我又不是领导肚里的蛔虫，领导叫你干啥，我哪里知道？你快点行动吧，别让领导久等。换了我，早脚底生风，飞快到了领导跟前。”

乔不群屁颠屁颠下楼走进秘书长室，果然袁明清正在等着他，旁边还坐着研究室副主任吴亦澹。

袁明清原是从桃北区委书记位置上调任市政府秘书长的。据说这只是一个过渡，政府换届时会安排做副市长。谁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有人举报他做桃北区委书记时，收受了巨额贿赂。举报信都到了北京，批回省里后，省纪委立即派人下来，展开全方位调查。调查来调查去，也没调查出袁明清收受贿赂的真凭实据，省纪委的人只好撤走。只是政府换届工作已经完成，袁明清做副市长的事成为泡影，只能继续做他的秘书长。

见乔不群进了门，袁明清摆摆手，示意他坐到墙边的沙发上。乔不群笑着瞧瞧两位领导，落了座。秘书长是政府总管，该管的得管，不该管的也得管，袁明清虽然兼着研究室主任，平时也难得跟研究室的人在一起，有什么工作任务，也只布置给吴亦澹，再由吴亦澹作具体安排。像今天这样直接将乔不群喊进秘书长室，连吴亦澹也赶了过来，确实不太多见。乔不群紧张之余，不免有些窃喜，心想该不是研究室的人事已开始变动？

不想袁明清却说：“省人大部分代表即将视察桃林市经济工作，届时政府主要领导得亲自出面，进行书面汇报。这个材料非常重要，我和亦澹同志商量了一下，还是不群你来主笔可靠。你是研究室的看家笔杆子嘛。”

乔不群一下子泄了气，暗咒自己神经过敏。又想一个汇报材料，两位领导同时出面，一齐来给你布置任务，也太煞有介事了点。不过乔不群清楚，这是自己一孔之见，领导才不会这么看呢。政府工作千头万绪，除牵头修几条路，架几座桥，盖几处楼，卖几块地，弄几个开发区，召开些大大小小的会议，别的事情做了也就做了，看不见摸不着，只能靠秀才妙笔生花，写进材料，印成文件，拿到会上宣读，送到报上发表，呈给上级审阅，发往基层传达，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，彰而显之，广而告之。尤其是向上向外的材料，谁也不敢有丝毫随意，特别注意加强对材料写作的正确领导，大题要大做，小题也要大做，甚至没题还要大做。如此这般，材料扎实到位了，工作自然扎实到位；材料显著突出了，成就自然显著突出，最后影响又广泛又深远，要政绩有政绩，要政声来政声，必然稳居政坛，长城不倒。是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，笔杆子里面出政

治。政治出自笔杆子，领导最有政治头脑，要他不重视材料写作，恐怕谁都没这个能耐。领导的态度明朗得很，政府大楼里一定要有两套过硬班子，一套过硬的工作班子，一套过硬的写作班子，写作班子不过硬，工作班子再过硬也白硬了，只有两套班子都过硬，政府才真正算得上过硬。

只是研究室撤销在即，乔不群跟大家一样，懒心懒意的，还哪有心思写什么材料？可袁明清和吴亦澹两个点的将，不好推辞，只得答应下来。其实不答应也得答应，只要研究室存在一天，你就得做一天官样文章。何况正处于关键时刻，讨好巴结领导还来不及呢，有接触领导服务领导的机会，岂可轻易放弃？

先由吴亦澹交代材料的基本要求，又强调了交稿时间，最后袁明清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不群同志，要辛苦你了。研究室正处于非常时期，人心有些涣散，也可理解。比如秦淮河，好像有些不甘寂寞了，向我和亦澹请假，要去省城参加一个什么学术活动。也不知他到底去干什么，我不便拦他，只好由着他去。你和蔡润身几位可不能松懈哟。别看研究室要撤销了，可政府不会撤销，政府工作是时刻离不开你们的。”

乔不群心想，既然政府工作离不开我们，是不是研究室撤销后，政府会收留我们？乔不群提提精神，退出秘书长室，一边回想着袁明清的话。

回到综合处，本欲将隔壁办公室里的副处长赵小勇叫过来，要他负责部分撰稿任务，想想也不是什么大材料，又觉得没这个必要。当即打开电脑，又是拟提纲，又是找资料，又是查数据，很投入地工作起来。这大概是政府领导交给研究室最后一份材料了。慎终于始，乔不群是个认真人，什么任务一旦接到手里，便不想应付了事。

一投入就没了时间概念，直到儿子州州打来电话，催吃晚饭，抬头去瞧墙上的石英钟，这才发现都七点半了。忙翻出柜子里的笔记本电脑，将相关资料和数据录进去，往手上一提，噤噤噤下了楼。

乔不群就住在政府大院里面的处级楼里。说是处级楼，其实就是过去的科级楼，也是市里向上申请升格那年改科为处的。系多年前建造的干部家属宿舍楼，每户两室一小厅三间房子，厨房厕所还是另外在过道外加砌的。那年临近结婚，乔不群带女友史宇寒来看房子，开始她期望还很高，一见这寒伧样，很是失望，说：“堂堂政府官员，就在这样的地方安家？”当时乔不群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可，满足地说：“这还是政府领导出面打招呼，政府办才安排给我的呢。”自己所在的商贸学校连这种房子都摊不上，史宇寒也就不好怎么挑剔，只是指着前面几栋新楼，说：“既然领导打招呼，干吗不打到那边去？”乔不群说：“那是局级楼和市级楼，是你想去就去得了的么？等等吧，总有一天会搬到那边去的。”乔不群无非顺口吹吹牛皮，也没往心里去，过后都忘到了九霄云外，史宇寒却因他这句话，高高兴兴跟他结了婚，一心盼着哪天梦想成真。谁知乔不群从普通干部到当时的科级现在的处级，花了整整六年时间，正处混上两年，眼看着快有往局级楼搬迁的可能了，研究室忽然要撤销了。待换了地方从头干起，这局级楼也不知哪年才轮到自己名下。

迈进家门，桌上已摆好饭菜，史宇寒一边吃饭，一边在看屋角的电视，岳母则追着儿子州州喂饭。州州是岳母一手摸大的，从小有些溺爱，都到快上小学的年龄了，吃饭还要大人围追堵截。乔不群看着来气，却也不好说什么。岳母将女儿嫁给你，还过来义务给你做家务带孩子，你还有什么理由说三道四？

放下笔记本电脑，乔不群过去挨史宇寒坐下，端碗于手，开始扒饭。史宇寒双眼仍一眨不眨盯着电视屏幕，没理睬乔不群。那是十八寸的小电视，这几年攒了些钱，想换成大些的，可家里窄，史宇寒又没兴趣收捡，不少七七八八的家具都堆在所谓的客厅里，再搁台大点的电视，就不要伸腿挪身了，只好继续将就着对付对付。

吃过饭，乔不群钻进卧室，打开笔记本电脑，继续弄材料。十点半的样子，史宇寒进了屋，撇嘴说道：“研究室都船到码头车到站了，你还卖什么命？”乔不群说：“正是研究室要撤销了，我必得卖命，不然以后想卖命，也没地方可卖了。”史宇寒说：“你卖的是你的命，我也管不了那么多，可你耗的是我家的电。”

笔记本电脑又不是空调冰箱，耗得了几度电，也值得这么在乎？想想史宇寒并不是这种小气人，她一定有什么憋在心里，才说这种酸溜话。也许这就是女人，有什么想法不肯直说，要你猜谜。结婚六七年了，谁还有耐心老去琢磨自家女人？乔不群眼瞧电脑，手在键盘上敲击着，头也不回地问道：“有事吗？有事直说好了。”

“你刚从月球上回来，不食人间烟火，有事要我直说！”史宇寒扭身上床，钻进被子，朝里睡下。乔不群这才意识到有些不对劲。也没空去深想，埋头继续做自己的事。直到夜深眼睛睁不开了，才关掉电脑，爬到床上。要去掰史宇寒肩膀，伸伸手，又缩了回去。

史宇寒不是辛芳菲那样的风采美人，却也眼大鼻挺，腮红面白，赏心悦目。尤其是生过孩子后，皮肤比先前还细嫩些了，更多了份女人的韵味。两人是大学校友，只是史宇寒进大学时，乔不群已读大四，正准备考研。是在一次桃林老乡聚会上认识的，当时人多，话都没说上两句，后偶尔在食堂相遇，也不过打声招呼，点点头而已。碰巧聚会坐到同一张餐桌上，一边吃饭，一边聊几句。慢慢史宇寒就喜欢上了乔不群，觉得他为人随和，处事平稳，具有儒者风度。一来二去的，都有了那种感觉，开始私下约会见面，你亲我啃。本来乔不群要报考北京一所大学研究生，史宇寒搂着他脖子，哭诉他去了北京，她休学去给他陪读。乔不群心里一热一软，最后读了本校研究生。

三年过去，乔不群硕士文凭到手，史宇寒也正好大学毕业，两人一起分回桃林市，一个进入政府研究室，一个去了商贸学校。又来往了一年多，两人早过结婚年龄，也该谈婚论嫁了。商贸学校属市商业局下面的中专学校，当时待遇不错，商业局干部职工的子女家属，关系不错的外校老师都往里面调，住房自然很紧张，要结婚只能由乔不群来想办法。好在政府办有位住在处级楼里的处长提拔下县任职，腾出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，乔不群找领导一说，领导给政府办打声招呼，便安排给了他们。婚后第二年，史宇寒生下儿子州州，乔不群喜不自胜，对夫人说：“有几万事足，我复何求？”史宇寒说：“既然万事足，你也不用上班拿工资，天天待家里守着儿子得了。”

半年后史宇寒产假到期。两人刚参加工作，没有积蓄，请不起保姆，只得将岳母接过来照顾州州。州州该上幼儿园时，岳父去世，两人没再让老人回去，留下接送州州，同时做些家务。晃眼州州又到了快上小学年纪，史宇寒几次跟乔不群商量，要给州州联系所好点的小学。桃林市所谓好点的小学，实际上就是桃林小学。桃林小学紧挨市委大院，离政府这边却不近，要横穿三条大马路。因是市委直属学校，桃林小学场地宽阔，设施齐全，全市最好的小学教师都集中在那里，政府大院的孩子都舍近求远，去上桃林小学，没几个愿意在附近小学就读。用家长的话说是，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谁家孩子都输不起，都想往桃林小学挤，学校不堪重负，每个班都有九十多甚至上百孩子，桌椅都摆出教室门口，只差没挂到墙上去了。桃林小学那边挤烂脑袋，其他小学却生源不足，有些几乎快要关门。教育局只好请示市委常委同意，专门下发红头文件，孩子们一律就近上学，根据户口所在位置，实行电脑派位。尽管如此，不少不在桃林小学入学范围的孩子，只要大人有些门路，还是钻天入地，要往桃林小学送。

政府大院也不属于桃林小学入学范围，按文件孩子只能去太阳小学就读。可政府大院的人要么来头大，要么交往广，总有办法把孩子送进桃林小学。史宇寒也不能免俗，觉得州州不读桃林小学，她这个做母亲的脸上不光彩，简直见不得人，要乔不群早想办法。乔不群却觉得读小学也这么风声鹤唳的，大可不必。何况孩子读书一看勤不勤奋，二看思维适不适合现时教育模式，并不全在学校和老师。史宇寒不管这么多，坚持州州非上桃林小学不可。乔不群说：“我幼时没上过幼儿园，小学是在镇上破庙里上的，不也读到硕士毕业？”史宇寒说：“我知道你一开口就是这种歪理邪说。你为什么不换一个角度设想设想，当年你如果上过正规幼儿园和小学，从小基础打得稍扎实些，也许就不是硕士，而是博士博士后，甚至是哈佛剑桥的博士博士后？”乔不群说：“我不指望州州一定读什么哈佛剑桥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长大成人，做个正常而合格的公民就行了。”史宇寒说：“我不管那么多，人家孩子上得桃林小学，我家州州不上桃林小学，那是天理不公，我坚决不干！”

知妻莫如夫，乔不群清楚史宇寒并不是那种特别要强女人，若是别的问题，能过得去，过去就是，在州州读书的事上，她是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原则的。乔不群只好答应去找点关系，看想不想得办法来。嘴上这么答应着，却一直没有实际行动。尤其是研究室要撤销了，情绪不怎么稳定，更没了这个心思，史宇寒催问过几次，也没给个定准点的说法。这也就难怪她不理你，你一个做丈夫和父亲的，老婆的话不放在心上，儿子的事不管不问，这说得过去吗？

早上起来，史宇寒依然不怎么理睬乔不群。

乔不群不想打冷战，何况州州读书的事，回避是回避不了的。趁岳母和州州没在屋里，乔不群当着史宇寒面，积极开展起自我批评来，说等忙过这阵后，一定去找教育局普教处高副处长。有一年参加市里的文化教育科技三下乡活动，乔不群刚好与高

副处长分在同一个组，两人算谈得来，活动结束后彼此还寄过几张贺年卡，打过几回电话，吃过几回饭。高副处长曾当乔不群面说，他没别的能力，乔不群有人要读书升学什么的，只管去找他。乔不群想，普教处就是负责学校普通教育工作的，高副处长肯出面，儿子读桃林小学的事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

忠不忠，看行动。光口上喊得响亮，只闻雷声，不见雨点，又有啥用？史宇寒不想跟乔不群玩虚的，还是不怎么答理他，仿佛得了偏头疯，脑袋老往一旁扭。嘴巴翘得老高，像歌唱演员正在练习简谱里的多音。乔不群挠挠头皮，涎着脸说：“我这人半辈子了，自认为还算厚道，从没做过什么让自己气短心虚的事。谁知心不虚肾虚，白天水喝多了，晚上难免要搞百米冲刺，一直想买个尿壶以应急需，却担心屋子狭窄，没地方可搁。现在可好了，终于有挂尿壶的地方了。”

史宇寒冷冷地看乔不群一眼，像是没听懂他说的什么似的。乔不群知道自己惯用的所谓幽默也不管用了，很是无趣，只得缄嘴不声。

手头材料当紧，乔不群也顾不得那么多，提着笔记本去了办公室。

材料很快拿了下来。也算做了一件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，乔不群心头生出一份小小的成就感来。他也知道，给领导写材料，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创作，说是劳动，应该是不争的。劳动光荣，这句话已有些过时，却也不是妄语。禅宗就有传统，哪天不劳动，就没有资格端碗吃饭，只能饿肚皮。这几天乔不群劳动了，劳动成果也出来了，也该对得起每天吃进肚里的粮食了。

政府领导还不怎么习惯用电脑，材料得打印出来，才好交他们审阅。综合处的电脑没配打印机，乔不群只得拷了盘，去了兼管材料打印的档案室。

推开档案室的门，档案员李雨潺正开了电钻，在装订文件。别的单位，负责档案工作的，都是一些年高而级别不高的妇女，政府研究室有所不同，不是有学历的，就是有级别的，谁放到档案室，好像都不太合适，只有李雨潺大学毕业分来研究室不久，年纪轻没级别，本科学历不算低也不算高，到档案室负责文秘档案，外加打字复印，没话可说。

见了乔不群，李雨潺忙关掉电钻开关，说：“乔处今天想起到档案室来指导工作了？好几天都不见你露脸，也不知躲在综合处里搞的阴谋还是阳谋。”

“不管是阴谋还是阳谋，得有同谋跟你一起谋，下次你做我的同谋吧。”乔不群扬扬手上的软盘，说：“不过做同谋前，你先把我的文件输出来再说。”

李雨潺闪闪那双幽亮的眼睛，说：“真是不凑巧，打印机早没墨，迟没墨，偏偏你一来就没了墨。”乔不群说：“你跟我耍滑头没什么，跟政府领导耍滑头，可没你好处。你知道吗？这是袁大秘书长亲自布置的材料，他正等着审阅哩。”李雨潺侧侧脑袋，说：“打印机可不像我这么好说话，它要没墨，领导材料来了，也同样没墨。”乔不群说：“你要与我过不去，我实在拿你没法。我再申明一遍，这可是革命工作，你最好别与材料过不去。”李雨潺说：“你以为我骗你不成？再骗不能骗领导嘛。”



李雨潺是研究室最年轻的女孩，为人大方，工作热情，加上人长得白净漂亮，很讨同事们喜欢。她出生于桃林下面的小县城，母亲是一家街办企业的工人，父亲却在桃林城里当中学教师，过着两地分居的日子。还有一个哥哥，母亲一人照顾不过来，只好把李雨潺送到桃林。本来送的是哥哥，哥哥受不了父亲管束，在桃林待上没几天就逃回县城，再不肯就范。李雨潺从小与父亲就亲热，乐意生活在他身边。顺利读完幼儿园和中小学，直到考上大学，才离开父亲。这时母亲厂子倒闭，只好来到桃林，跟刚退休的父亲生活在一起。哥哥也在广东打下一片天地，想接父亲过那边定居，老人故土难离，只得拿钱将学校分给父亲的房子装修一新，两位老人衣食无忧，倒也安宁自在。转眼李雨潺大学毕业，本想留校读研，以后做个大学教师，假期背个行囊，闲云野鹤，畅游天下。不想父母突然双双病倒，回家守护父母期间，哥哥劝她别读研了，就在桃林找个事做，两位老人也好有个照应。没等李雨潺明确表态，哥哥就调动方方面面关系，给她在政府里面落实好了工作。李雨潺十二个不情愿，却还是留了下来。父母一辈子不容易，老来需要陪伴和照顾，做儿女的不尽义务，哪天子欲养而亲不在，就悔之晚矣。也是人各有志，别人觉得做机关干部神气，她却从没这么想过，心情灰灰的。她的印象，机关里压根就没什么好人，要么是打着官腔的权贵，道貌岸然，颐指气使；要么是低眉顺眼的奴才，唯唯诺诺，蝇营狗苟；要么是趋炎附势的小人，阳奉阴为，两面三刀，欺上瞒下，见利忘义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为好处插朋友两刀。流落到这样的地方，荒废学业不说，天天跟一群伪君子打交道，想想都可怕。再可怕也得硬着头皮上，先工作一阵，以后有机会再另谋去处。却想不到遇上乔不群这样不俗的同事，李雨潺颇觉意外之余，又深感幸运，原来机关并非那么阴森恐怖，也是人待的地方。巧的是乔不群不仅幽默随和，好打交道，连相貌声音，走路姿势，都与父亲有些相似。有时两人走得稍近些，还能隐约从他身上，闻到只有父亲身上才有的特殊气息。这种好闻的男人气息，简直让李雨潺陶醉着迷。

记得来研究室报到那天，最先认识的就是乔不群。当时乔不群正在处里上网查资料，忽闻一阵清香飘至，有人懵懵懂懂撞进来，噤里啪啦作完自我介绍，才停下问对方贵姓。乔不群眼瞧这个皮肤雪白漂亮灵性的女孩，鼻翼悄悄翕动着，捕捉着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香味，那份潜藏多年的记忆就这样被唤了醒来。乔不群就是在这份芬芳的馨香里长大的。每年春夏，老家小镇前的山坡上百花盛开，其中有一种栀子花开得到处都是，浓郁的花香弥漫在小镇上，让乔不群终生难忘。闻香识女人，乔不群生出幻觉，好像很久以前就认识这个有着栀子花香的女孩。彼此之间的陌生感顿时消失，乔不群故意逗趣道：“我贵姓，我也不太搞得清楚，只知道有车可当步，有木可过河，有人在国外，有草可做馍。”这并没难住李雨潺，她转转水灵的大眼珠，说：“原来咱们都是木本植物。”说得乔不群乐起来。第一次见面这么开心，以后的交往，两人说话也就比较随便，只要不是正规场合，免不了要开些小玩笑，逗逗对方。

乔不群知道李雨潺故意逗他开心，将软盘插入软驱，开了激光打印机，要自己动